



▲李鶴跟聽障人士接觸機會多了，學會一些手語，包括「食飯未」、「開心」、「爸爸」和「媽媽」

# 為聽障者打造一雙龍耳

【編者按：因版面調動關係，「香港人家」將會暫停數期，俟後復刊，敬請留意。】

▶李鶴成立關注聽障組織「龍耳」，積極推動本港手語發展，扶助聽障人士就業

## 盼新特首推聽障服務新策

芸芸殘疾人士中，聽障人士最受忽略。就算是政府部門，更加是帶頭忽略。勞工處「就業展才能計劃」，打電話告知聾人就業，聾人聽不到，就指聾人不接電話。醫管局的醫院預約服務，最初只能電話登記，現在略略改進，都只能傳真代替：「係都上網整啦，激死！」

勞工處的展能就業科，港、九、新界三區，只得三個主任，負責所有殘疾人士應徵個案。加上主任兩年一轉，新主任要重新跟進：「聽障人士每幾個月，再講自己情況一次，都頗沮喪，主任不會手語翻譯，身邊亦沒翻譯。」零九年，「龍耳」欲經展能就業科聘請一名聽障人士處理



緊急行政工作，卻音訊全無：「等了大半年都沒有回覆，解釋是沒收到我們的傳真。」

人口老化，本港有盲人老人院，卻沒聾人老人院：「佳安老人院已很孤獨，聽障長者更孤獨，其他人不懂手語，隔離床不知他說什麼，很慘，像外星人那樣。中心的義工探訪他們時，他們很開心，我們看到很心痛。」另外，她不滿專為聽障兒童而設的啓聾學校，收生率偏低，卻將他們推到主流學校。她希望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，制訂聽障人士政策時，針對手語翻譯、融合教育、醫管局預約和安老服務四個範疇。

四年前，幾近完全失聰的李菁，年方二十六歲之際選擇一條不歸路，從寓所一躍而下，終結年輕的一生。好端端一個女孩，以優秀成績赴美升學，更代表香港到多國參加棋藝賽，偏偏要寄二百多封信，才覓得教師一職。她以死控訴，令外界意識到聾人的苦況。本與李菁感情普通的姐姐李鶴，事後才明白妹妹生前有多壓抑，盲人有盲公竹，瘸子坐輪椅，一眼便知，聾人嘛，其他人沒看到助聽器，以為是正常人，其實有苦自己知，要找工做，比誰都困難。

九五年間，妹妹發表的文章說：「曾經，我以為自己是一條龍，來到世間接受割耳的手術。可是，我一直找不到那雙龍耳，我想找的是什麼，什麼才是我的龍耳。」為免妹妹的悲劇再發生，幫助聽障人士找到那雙龍耳，悲劇發生之後數月，李鶴用積蓄和有心人捐的帛金，成立關注聽障組織「龍耳」，讓聾人、弱聽人士一起面對困難，推動本港手語發展，扶助聽障人士就業。

跟李鶴約訪問真的不易，她的正職是經營時裝店，其他時間都分給「龍耳」(<http://www.silence.org.hk>)，結婚兩年，忙得不敢想生育的事：「會員三更夜半打電話來，照答，(工作時間)不知怎計，已成生活一部分。以前做市場營銷，想時間彈性一點，剛巧媽媽退休，便接手店舖工作。在我來說，兩份正職只為維持生活，『龍耳』給我很多，大家有共同理念，同事們不計較，只想付出。」她的無私付出，使她獲推薦為《ATV 2012 感動香港人物推選》候選人。

### 候選「感動香港人物」

過往，本港有聾人協進會、聾人福利促進會、女青年會等關注聽障人士組織，「龍耳」規模較小，會員有約一千六百多人，只得四個全職僱員和兩三個兼職僱員，另加一百名義工，好處是人與人之間較親密，會員會直接走入石峽尾白田邨的中心，表達訴求。

「他們不要特別幫忙，只想有最基本的手語翻譯。香港沒有統一的手語，只得中大手語翻譯學院，培訓註冊翻譯人才。全港有數十萬個聽障人士，但只得十個全職翻譯，全是政府聘請，預約要等一個月，每小時收費動輒六、七百元。」全職翻譯的月薪，最少介乎二、三萬元，「龍耳」請不起，但有三十多個自由身翻譯員，每小時只需三百多元。組織的七至八成翻譯服務是免費，給會員一個方便。「龍耳」

較為人熟悉的工作，包括今年特首論壇、立法會會議和國際社企高峰會。

政府推行融合教育，聽障人士在主流學校上學，李鶴指，戴助聽器，跟人們籠牙一樣，沒啥特別，只要早點教孩子習慣便可：「外國地方，兒童未學講，已可學手語。」

四年來，「龍耳」會到十多間中小學辦講座，更到六個組織，教可能接觸到聽障人士的人學手語，包括伊利沙白醫院義工隊，以及入境處、深水埗警區、華員會、信和集團和領匯的工作人員。

聽障人士較細心，適合從事餐飲業和平面設計。「龍耳」主力轉介會員到泰國工作，更在一零年間，夥拍電影紅星曾志偉等人，在灣仔開設「樂農」新式素食餐廳，二十多名員工中，七成人有弱聽：「他們用眼看客人有什麼需要，客人未開口，叉已送到。」李鶴特別推介聾人 Ella Wu 用天然材料造的原璞曲奇。

### 盼成立聽障設計工場

「龍耳」有約十個自由身聽障設計師，主要關於平面設計，包括商標、卡片、油畫噴畫，以及宣傳、包裝、書刊、餐單和媒體設計，作品有青年廣場的書刊，理大《誰是香港人，香港人人物誌》的排版，以聽障人士為主題的《你好劇場》的相關設計等。他們亦有室內設計和大型廣告外牆工作。李鶴希望將來成立聽障人士的一條龍設計工場。

## 經歷親妹離世 學懂少執著多體諒

妹妹口齒不清，李鶴都聽得明，二人亦會用電郵溝通，但她直言妹妹未離世前，兩姊妹感情普通：「以前陪她見治療師，沒留意她的內心問題，不知她有了助聽器，也不一定聽到。」事後回想，妹妹透露銀行有多少錢，她才醒覺妹妹在倒數日子。

李家三姊妹中，李鶴排行最大，李菁中間。李爸爸最疼李菁，知李菁捉棋有天分，便帶她到廣州的國家隊受訓。在家在外，差天共地：「妹妹在主流學校學習，被同學歧視，積了心事，變得自卑，於是她很努力，做每件事都很專注，除了讀書捉棋，畫畫都很好看。」比李菁大一年的李鶴，從小不喜歡被人管，會為瑣事，跟

爸媽吵一頓。爸媽偏心妹妹，她倒樂得清閒自在。

家人用不同方式懷念李菁，李鶴創立「龍耳」，李爸爸李光興則經網誌「羊狼二世」([http://contact\\_ching.mysinablog.com](http://contact_ching.mysinablog.com))，寫信給在天國的女兒。記者動筆那天，是李菁離世第一千五百五十九天，飾演「老羊一世」的李爸爸，寫了一千五百四封信給「披着狼皮的小羊」，內容有時事、有思念。

曾經喪親，李鶴意識到，做人別太執著，要有同理心，一家人在悲劇發生以後，體諒多了。除了為「龍耳」會員服務，她亦當了善終組織臥明會的義工，探望臨終病人。



▲李鶴（左一）與家人以不同方式懷念妹妹李菁（中）



▲手語班上課情況



▲李菁大學畢業時與陳坤耀校長合照



▲聾人手語導師到學校教授手語

## 成立「李菁紀念基金」 扶助聽障者

李菁本聽力正常，一歲那年，發高燒加上被誤診，導致嚴重弱聽。但她沒有放棄，從小努力讀書，中五會考以二五十分成績，成爲歷年聾人中的狀元，其後赴美當交流生，當地接待家庭教她國際象棋，她屢獲國際和校內棋藝比賽獎項。回港之後，她取得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學士學位，又代表香港到菲律賓、伊朗和希臘等地，參加青少年棋藝錦標賽。

再有才能，她仍是飽受歧視。零四年大學畢業，她曾寄出二百封求職信，卻完全沒有回音。有次面試，僱主見到她的助聽器，履歷都沒看一眼。幾經辛苦，她在瘤癥協會找到文職工作又試過被僱主問：「呢份工要聽電話，但你聾咁點聽呀？」零七年十月，她終在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，獲聘負責協助弱聽小朋友學習。她是聾人榜樣，惟救人不能自救，就是向撒瑪利亞會求助，卻因熱線只得電話服務，她倍感彷徨無助。最後一段日子，她不時腦海一片空白，記憶衰退，覺得自己「逐漸變成屍體」。

李菁自殺事件，登上部分報章的A1頭條，有心人向李家捐出帛金。爲免聽障人士重蹈李菁覆轍，李家將十萬元帛金和私人儲蓄，分成兩半，分別在中大和嶺大成立「李菁紀念基金」，前者接受聽障人士組織申請撥款舉辦活動，後者則爲殘疾人士成立獎學金。